



泥鳅滋味长

□刘干

泥鳅,也称“鳅鱼”,身短无姿、浑身油滑、腥味十足,其貌不扬,难以登上大雅之堂。但因其肉质鲜嫩且营养价值比一般鱼类都高,故一直是乡人口中的香饽饽,被誉为“水中小人参”。

故乡水网密布,小河、池塘、水稻田等随处可见此物。春耕秋种时,父亲犁开的稻茬田里,总会有鳅鱼从泥块中钻出来,父亲就把它捡回来放在缸里养着。天长日久,在父亲的呵护下,家里那口大缸不断养着鳅鱼、黄鳝、野杂鱼等鲜货,随捞随吃,十分方便。

乡谚说“天上斑鸠,地上泥鳅”“好菜一桌,不如泥鳅一撮”,秋去冬来,池塘水变少了,甚至干枯,乡人便迫不及待到池塘挖泥鳅,改善伙食。我小时候体质差,母亲说泥鳅煲汤是补品中的极品,最适合补身体。于是就带我去池塘挖泥鳅。我最佩服母亲的眼力,她择池塘,决不会空手而归。

杀泥鳅时,先在泥鳅身上撒上草木灰或干泥土,泥鳅表皮被灰土吸附失去水分,立马静下来,呈半死不活状。母亲便用剪刀剪去鱼头,然后洗去灰尘,用开水烫去泥鳅外表黏液,洗净后放进瓦罐里煲汤。

不过,红烧鳅鱼才是我们的最爱。母亲做红烧鳅

鱼很讲究:将半盆鳅鱼洗净、沥水,大铁锅内放植物油烧热,下姜葱炒香捞出,重新下姜、蒜、少量干辣椒将鱼爆香,放酱油,放入与鳅鱼持平的水,大火烧开、转小火慢炖,炖至差不多的时候,放入香葱,大火收汁浓稠即可。

过去家里人口多,母亲总爱在红烧泥鳅里加入豆腐、萝卜等辅料以增加菜量,谁知鳅鱼吸收豆汁、萝卜汁,豆腐、萝卜裹上鳅鲜,三者融合缠绵,会造成一股无可名状的鲜劲在唇舌间荡漾开来,让人大呼过瘾。难怪俗语云“泥鳅上桌百味淡。”

鳅鱼蚕豆汤是故乡饭前的一道润口汤。做起来并不难,用料也很简单。只需将鳅鱼洗净后入油煎香,再加清水,放入去皮蚕豆若干、去核红枣3至5个、陈皮一小片,一起放入瓦罐慢火煲上约一个小时即可。吃时放适量盐,也可加白胡椒粉,放一小撮芫荽、葱姜末,那鱼汤白如牛奶、滑爽醇厚,喝一口颊齿噙香,让人回味无穷。据说此汤补中益气,有养肾功效。

踏入冬季,天地阳气收敛,凉气侵人。此时人与天地相应,所以在饮食上要顺应自然,作出相应的调整,适时进补泥鳅,增加热量、温暖身心是最佳选择。我爱鳅鱼汤,在浓稠的汤汁中能品味到幸福。

初冬泥鳅赛人参

□周祖斌

寒风起,泥鳅肥,初冬泥鳅赛人参,眼下又是食用泥鳅的最好时节。

20世纪90年代前,农村里河水清澈,沟河中、稻田里生长着大量的泥鳅。抓泥鳅的最佳时节其实在秋天,那时候,稻田里的水慢慢干涸、小河里的水渐渐变浅,稻子快收割的时候,田里的水慢慢排干,泥鳅全部躲到了淤泥中。你只要挖起那些淤泥,一条又一条的泥鳅就出现在眼前。当然,抓泥鳅的办法还有很多,可以用蚯蚓为诱饵到河里钓,也可以把小河里的水排干直接去抓。总之,抓泥鳅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是件轻松快乐的事情。

泥鳅捕捉容易,宰杀清洗比较麻烦。因为泥鳅的身子特别滑腻,捏住它已很不易,有时往往已握在手掌心,一不留神,它就从你的指缝钻出去了。泥鳅的生命力很强,即使把它的内脏都去除了,它还可能会有很大的劲逃走。

那时,母亲最喜欢做红烧泥鳅。将泥鳅用剪刀剪开,去除内脏冲洗干净。在锅中放油烧至六七成热,倒入泥鳅,煎至两面金黄后盛出。然后在锅中放入蒜头和生姜,倒入煎好的泥鳅,放入盐、黄酒、胡椒、酱油等

调料,用大火煮开,再用小火慢炖至泥鳅酥烂即可。待母亲将泥鳅端上桌,早已嘴馋的我往往迫不及待地夹起一条,狼吞虎咽,其味至鲜、肉质细嫩、口感绵滑,真是妙不可言。

泥鳅的吃法很多,可清炖、红烧,也可煮、炸、烩等。泥鳅可整条吃,也可加工成段、块、片、丁等,还可剁茸。名菜有泥鳅钻豆腐、腊肉炖泥鳅、干炸鳅鱼、雪花泥鳅羹、清炒鳅片等。总之,泥鳅无论怎么做都好吃。

当年,毛主席特别喜欢吃家乡稻田里的泥鳅。他的厨师石荫祥每次做“枯爆泥鳅”前,总是先养几天,让泥鳅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,烹制时先用热油炸香,再放姜、辣椒、蒜苔调味,最后加入少许香油,撒葱花出锅。每次毛主席对这道香喷喷的枯爆泥鳅总是赞不绝口。

有些人认为泥鳅是鱼中下品,其实不然,泥鳅的营养价值很高,味道鲜美、肉质细嫩、食而不腻,是一种食药两宜的滋补佳品。中医认为,泥鳅味甘、性平,有补中益气、祛邪除湿、养肾生精、祛毒化瘀、消渴利尿、保肝护肝之功能。大家都不要错过这道美食。

题图:香辣泥鳅。

下图左起:爆炒泥鳅、泥鳅豆腐、泥鳅豆腐干。



养花偶拾

□陆漪

搬了新家,先生为了去除家里的异味,添置了一些花草来改善空气质量,如绿萝、吊兰、富贵竹、虎皮兰等。但是平时上班忙,除了偶尔浇水外,我们很少顾及那些花花草草。某个假期我闲坐在家里,发现那些花花草草萎靡不振,枯枝败叶耷拉着、蜷缩着,缺少了刚买来时的生机和活力。

我舍不得这些花草,想到来时它们郁郁葱葱、充满生机的样子。于是,我把所有的花草进行了修剪,心想死马当活马医,能活多少是多少,或许有奇迹呢。

清理完后,我发现这些花草的枝叶虽然变得稀疏了,但却精神了许多,至少不再那么颓废。于是,我找出时间来照料它们,或浇浇水,或加一些专用的肥料。十多天后,这些绿植恢复了元气,嫩嫩的新叶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。一个月后,这些绿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渐渐地,我喜欢上了照料这些花花草草,时不时地去关照,它们开始枝繁叶茂起来。这些花草也给我带来了好心情。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时,我轻轻拂动着心爱的绿植,嗅着飘散在空气中的清香;阴冷的时候,躲在四季如春的绿植角落,晒晒太阳看看书,和朋友、家人喝喝茶聊聊天,常常会产生“生活是如此美好”的感觉。这些花草似乎也有灵气,它感受到了主人的细心呵护,长得越来越好。后来查阅资料发现,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西奥多·费希纳就提出过植物有感情的观点,他认为通过与植物交谈,给予植物关注、爱抚等,可以促使植物更健康地生长。

《红楼梦》中贾雨村在讨论贾府时说了一句话:“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,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,哪里像个衰败之家?”当时贾府尚未到末路,植物也长得生机勃勃,枝叶繁茂润泽。

当然养花种草也不是个简单的技术活儿,作家池莉说自己喜欢养花,但就是养不好。后来,她专门找来《花经》研读,看完之后,才恍然醒悟:“一件事做好,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欢喜、有一点迷恋?三天浇点水,五天上点肥。”

《花经》记叙的是宣统年间朝廷官员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。他在三十岁时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,毅然辞官隐退,购买了十余亩田地,抱瓮执锄,废寝忘食,甘为花木之保姆。在他的精心打理下,黄家花园欣欣向荣,花异草奇,声名远扬。每逢花时,社会名流趋之若鹜,吟诗作赋。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,课晴话雨。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、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。黄先生养花养出了名堂,结交了人间知己。正所谓“心心在一艺,其艺必工;心心在一职,其职必举。”

现在,通过网络学习养花种草知识,我懂得了浇水施肥讲究尺度和时机。比如说浇水,要等到土壤略微干燥之后再进行,如果过多地给予水分,很容易造成积水,根系就会窒息、腐烂甚至是死亡。此外,营养过剩也会造成枝叶的徒长,使根、茎、叶与花芽互相争夺营养,影响发育,造成不开花或是少开花,果实自然也就无法结成。

正因为花草有灵性,所以培育起来如同育人一般,都要把握好“度”,无限灌输也是一种伤害。